

海派木偶戏的“双性嬗变”与现代转型的多维探析

刘洁, 鲍伊悦

摘要:【目的】围绕传统手工艺术——海派木偶戏,系统梳理其从明清兴衰沉浮、现代转型到当代创新的发展轨迹,剖析在多元文化交融背景下建构的双重特征体系——兼具地域文化基因的“海性”与现代创新动能的“创性”。【方法】通过对表演形式、题材内容、技艺创新等层面的实践分析,挖掘其在木偶制作、叙事表达及观演互动中实现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内在逻辑。【结果】面对当下存在的人才短缺、市场竞争激烈、剧作质量及传承创新矛盾等关键问题,研究进一步形成涵盖教育、传播推广、产业协同与技术赋能的全方位发展策略。【结论】研究为非遗艺术的活态传承提供更具实操性的价值转化路径,助力传统技艺在当代文化生态中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海派木偶戏; 非遗传承; 双性特征; 现代转型; 数字化创新

引用本文格式 刘洁,鲍伊悦,等.海派木偶戏的“双性嬗变”与现代转型的多维探析[J].创意设计源,2025(6):12-16;35.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Dual Evolution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hanghai Puppet Show

LIU Jie, BAO Yiyue

Abstract: [Purpose] Centering on the traditional handicraft art of Shanghai puppet show,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combs its development track from the rise and fall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odern transformation to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and analyzes its dual characteristic system construct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ulticultural blending, which has both regional cultural gene "sea nature" and modern innovation kinetic energy "innovation nature". [Metho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erformance form, theme cont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the inherent logic of realiz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 dialogue in puppet making, narrative expression and performance interaction is explored. [Result] Facing the key problems such as talent shortage,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drama quality and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contradiction, this study further form an all-round development strategy covering education, promotion, industrial synergy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Conclusion] It provides a more practical value transformation path for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t, and to assis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skills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ecology.

Key words: shanghai-style puppet show;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bisexual characteristics; modern transformation; digital innovation

引言

海派木偶戏,作为根植于上海地域文化沃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历史嬗变深刻映射了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化浪潮中的生存图景。从明清时期市井娱乐的兴衰沉浮,到民国时期文化自觉中的双性萌发,再到当代依托技术迭代与跨界融合实现的创新突破,海派木偶戏始终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探索发展路径。其核心驱动力源于内在建构的“双性”特征体系:“海性”,

锚定地域文化标识与开放包容的融合特质;“创性”,驱动技艺革新、形式突破与美学觉醒。

然而,当前海派木偶戏面临着严峻挑战。人才断层导致传承受阻,市场空间受新兴娱乐挤压,高质量原创剧作稀缺,传承与创新难以平衡等问题。这些困境制约了其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剖析其历史脉络、特征体系及内在逻辑,提出多维协同发展策略,以构建传承创新的可行路径,为

同类非遗的当代活化实践提供借鉴。

一、海派木偶戏的发展历程

(一) 明清:从鼎盛到式微的基因积淀

木偶戏作为中国传统的戏剧瑰宝,起源于汉代,历经唐、宋、元、明、清各朝代的发展,从中原地区逐渐传播至全国各地。其中,源于汉唐傀儡戏支脉的海派木偶戏,在宋元时期的江南市井文化中完成了初步的本地化^[1]。元代杨

维桢在《朱明优戏序》中记载的连台本戏现象，印证了木偶戏在江南地区市井娱乐中，为应对戏曲艺术的冲击，逐渐形成了“专业化演出团体”和“视觉特效突破”等适应性变革，为海派基因的孕育奠定了基础^{[21]13}。宋代《东京梦华录》等典籍和北宋苏汉臣的《婴戏图》等名画记载了当时木偶戏已步入空前的兴盛阶段（见图1）^[3]，其丰富的表演形式和内容题材基本为后世所继承。直至明末清初，文化与城市生活的结构发生深层剧变，在昆曲、京剧的崛起及西方木偶传入的双重冲击下，木偶戏的技艺优势逐渐消解。上海木偶戏更因“均觉平、不作为奇”“既无声色、复无长技”“当不起‘艺术’这一美称”^{[4]82}等一系列负面评价，逐渐丧失在正规演出市场的立足之地，仅在偏远地区或特定的民间文化小圈内得以勉强维持，成为“行走于江湖的流浪汉”^{[4]82}。这一时期的被动存续，在时代变迁中积淀为“海性”特征最原始的基因：通过街头流动表演培育的市民共情能力，以及戏曲程式与市井审美相结合的表达模式。

（二）民国：文化自觉中的双性萌发

上海开埠后，江浙乃至全国各地的木偶戏艺人相继前往谋求出路，同时，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新的审美视角与方法对木偶戏进行深入研究与实践



图1 北宋苏汉臣的《婴戏图》
图片来源：中华珍宝馆

^[5]。在双方的齐心协力下，新型“海派”木偶戏应运而生。当“高天冷”机关木偶凭西式技艺征服租界名流时，以陶晶孙、陈鹤琴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到木偶戏发展所面临的困境^{[21]15}。陶晶孙先生将社会现实与艺术创作紧密结合，创作出《勤太和熊治》《运货便车》《毕竟是奴隶罢了》等显示题材剧本^{[6]18}，借此推动了社会启蒙。陈鹤琴先生则将木偶戏引入儿童教育领域^[7]，通过木偶表演向孩子们传递正向价值观。在他的推动下，虞哲光等人吸收了西方木偶戏的内容与形式，先后成立上海业余剧社和上海木偶剧社，并创排出一系列具有教育意义的木偶剧，如《原始人》《大闹天宫》等（见图2），还有与文学结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岳飞》《长恨歌》等^[8]，为木偶戏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民间木偶艺人也积极应对木偶戏的衰落困境，他们大胆尝试将西方木偶戏元素融入海派木偶戏中。通过改良提线技法，让木偶能够灵动传情；通过引入现代光影特效，重构舞台表达。直到40年代末，这种中西融合的新型木偶表演样式终于占据市场的一席之地。这一时期的双性互动的核心元素：通过技术革新和人文启蒙，支撑传统转型的近代文化逻辑。

（三）当代：双性驱动下的创新突破

进入当代后，海派木偶戏迎来全新的发展阶段，它以开放的姿态吸纳中西舞台艺术的精髓，成为当今中国木偶戏



图2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大闹天宫》
图片来源：大连开发区大剧院

中最为重要的支派。20世纪50年代初，江浙地区的民间木偶戏班，包括“同福堂”（后改名为红星木偶京剧团）在内的“星”字班和“乐”字班等，纷纷来到上海闯荡^{[6]19}。钱时信在《白蛇传》中大胆突破传统杖头木偶“三根棍”的束缚，为木偶安装了弹簧头颅、滑轮和齿轮，设计出能活动的兰花指^{[4]83}。他还用铅丝和红漆白布制作了可吐蛇信的白蛇，赋予了角色鲜活的生命力。1955年，剧团与虞哲光先生合作演绎的《兔子种豆》，突破了程式化动作表演的传统模式，通过机械改造与多媒体融合，开创出一种新型木偶戏剧场范式^{[4]84}。1960年，在原有班底的基础上，上海木偶皮影剧团正式组建。此后，上海木偶剧团在全国乃至国际木偶戏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木偶艺术节等重要活动（见图3），向世界展示海派木偶戏的独特风采与深厚内涵。这一时期的创新突破，在时代浪潮中构建出“新海派”艺术基因的核心范式：通过技术迭代与跨界互渗，实现木偶戏表意的肉身化再造，以及传统程式与现代剧场语汇共振共生的美学觉醒。

二、海派木偶戏的双性特征

（一）“海性”：地域文化基因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已然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汇聚地。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并发展的海派木偶



图3 上海国际木偶节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
图片来源：文汇网

戏，广泛涉及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养分，最终形成了不拘一格，富有想象力和表现力的艺术风格。

上海的商业文化与市民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海派木偶戏的发展方向与内容题材。在表演形式上，海派木偶戏巧妙地融合了西方木偶戏中细腻的肢体语言传递情感、塑造鲜明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并将写实性的场景设计与中国传统木偶戏的写意风格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表演语言——既有中国传统木偶戏的简洁明快、夸张生动，又有西方木偶戏的细腻真实，富有质感。在剧本创作方面，海派木偶戏不仅深入挖掘社会现实题材，将社会中的热点问题和民生百态融入到剧本，还积极借鉴世界文学名著、现代戏剧故事等题材，将其巧妙改编为适合木偶戏表演的形式。例如，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伽利略传》《罗密欧与朱丽叶》等都被改编成海派木偶戏剧目，通过木偶的独特演绎，为观众呈现了别样的经典魅力。这种对不同文化题材的广泛吸纳，极大地拓宽了木偶戏的故事来源与文化视野，使其能够在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上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并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海派木偶戏对不同艺术门类始终秉持开放态度，积极与音乐、舞蹈、绘画、影视等艺术形式进行融合创新。在音乐方面，它大胆引入交响乐、电子音乐等现代音乐元素，根据不同剧目的剧情需要和情感氛围，为剧目量身打造独特的音乐风格。在舞蹈方面，它借鉴现代舞、芭蕾舞的肢体动作与编排方式，丰富木偶的动作语汇。例如，《假面舞会》中木偶的舞蹈动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简单肢体摆动，而是能够展现出优美舞姿和高难度的舞蹈技巧，如旋转、跳跃等，大大提升了表演的艺术美感与观赏性。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使海派木偶戏成为多元文化汇聚与融合的艺术载体，充分

展现出独特的海派文化魅力。

如钱时信所说：“是海派文化的养料赋予木偶这门古老艺术以新的生命。^[9]”在“海性”建构层面，木偶戏的现代化突破始终锚定于地域标识。从1955年《兔子种豆》中依托上海缝纫机的精密机芯为核心原理设计的布谷鸟驱动装置，到1979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融合上海近代纺织工业技艺、以涤纶片高温塑形为关键的可自由伸缩金箍棒^[10]。这种将“地域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衍生的现代工业技术转化为表演技艺”的转译路径，使得技术革新始终保有深厚的文化根性。

（二）“创性”：现代创新动能

创新与奇思妙想是海派木偶人的共同追求。上海木偶剧团始终怀揣着对艺术品味的执着追求，不断打磨舞台艺术，并以独树一帜的舞台表演风格，通过技术创新与形式跨界，向每一位观众展现海派木偶戏独特的文化底蕴。

每当上海木偶戏推出一部新剧，都会诞生一系列新的木偶特技和创意。在木偶制作方面，海派木偶人的创新之举层出不穷，涵盖新型材料的运用，结构上关节的联动与拆分组合，以及面部表情的精心设计等。《小八路》中木偶的点烟、擦火柴，以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空中变身、打斗等场景，都大胆运用了多种特技。最经典的里程碑之作《红宝石》，不仅大量运用机关魔术和神功绝技，还在舞台空间开拓上大胆探索，极大地丰富了木偶的表现力，推动了木偶制作工艺的进一步发展^[11]。

上海木偶戏在舞台设计与灯光设计方面也颇具匠心。《海的女儿》《白雪公主》等剧目在舞台空间设计上大胆实践，通过创意十足且精美的舞台布景，营造出与剧情高度契合的氛围，显著增强了艺术感染力。2016年上海木偶剧团和国外木偶艺术团队首次合作，推出了桌面木偶剧《这小狼心太软》，该

剧在嘉定舞台登陆^[12]。与以往追求宏大场面、气势及华丽灯光效果的木偶戏不同，它将所有角色、精美布景以及生动表演，全部浓缩于一方小小的桌面之上。这种“零距离”的观赏方式，结合“木偶+皮影”的综合表现形式，不仅让观众能够清晰地看到木偶的每一个细微动作，更极大地增强了表演的感染力，丰富了国内木偶剧的呈现形式。

上海木偶剧团的大胆尝试不仅限于常规，更在演出形式上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艺术体验^[13]。他们打破传统的框式结构，在木偶剧《大人与小人国》中首创以音乐剧的形式呈现，实现了音乐与木偶表演的完美交融^[14]。剧团还与现代多媒体技术深度融合，创造出沉浸式的演出体验，进一步拓宽了木偶戏的艺术表现边界。2015年剧团与胡雪桦导演合作演出的多媒体皮影戏《花木兰》，首度运用黑白皮影、水墨画风和多媒体声光电，开创了皮影戏与多媒体结合的先河，展现了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融合的无限可能^[15]。2024年由上戏学子演绎的原创木偶剧《玩偶修理铺》，以其现实主义人文关怀为特色，融合光影、音乐、舞蹈、多媒体等多元艺术表现形式，丰富了木偶戏的舞台呈现^[16]。还有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以偶剧形式呈现的《伽利略传》，在叙事层面融入布莱希特间离理论，既呼应了剧中追求真理的文本内核，又提升了木偶戏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竞争力^[16]。

正如上海戏剧学院木偶专业主任、副教授殷无为所言：“海派木偶戏最大的特点是在中西之间走出了一条路，抓住底蕴和内核，原汁原味地去传承。”^[17]这种传统工艺与现代美学的对话，让技术跃迁始终遵循着动态的创性语法。

三、海派木偶戏的艺术生态新视野

（一）现存问题

1. 人才培养困境

目前,海派木偶戏的人才培养体系仍存在诸多不足。根据上海木偶剧团官方网站公开信息,目前该剧团包括编剧、舞美在内的演艺人员共23人,下设三支演出团队。与2019年王晶在《新世纪上海市木偶戏现状与发展前景调查研究》中记载的数据相比,其人员规模增幅有限,人才流动性较低^[6127]。从教育层面来看,专业院校中木偶戏相关专业的设置较少,课程体系不够完善,导致专业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质量难以满足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从行业吸引力的角度分析,木偶戏的学习周期较长,对技艺的要求极高,且从事这一行业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使得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进而造成人才储备严重不足。即使有部分人才愿意投身这一行业,也因缺乏完善的职业发展规划和畅通的上升通道,导致人才流动受限,整个行业缺乏新鲜血液与创新活力,严重制约了海派木偶戏的长远发展。

2. 市场竞争压力

长期以来,海派木偶戏的运营模式始终未能突破传统戏剧产业的固有框架,导致演出场次持续低迷。据文汇报通过腾讯网发布的2023年上海演出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上海共举办营业性演出22054场,其中专业剧场演出5335场,话剧以899场演出和17%的场次占比位居各类剧种首位,音乐剧紧随其后,成为市场主流品类,而木偶戏未被纳入主要剧种统计范畴^[18]。与此同时,以拉动综合消费为方向的演艺新业态正在蓬勃兴起,进一步挤压了传统木偶戏的市场空间。在宣传推广方面,海派木偶戏的手段也较为单一,主要依赖传统演出海报以及线下宣传活动,难以有效触达更广泛的受众群体。此外,海派木偶戏在演出场地与演出时间安排上缺乏灵活性,无法满足现代观众多样化的观演需求。反观电影、电视、

网络游戏等新兴娱乐形式,它们凭借着便捷性、互动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吸引了大量观众,严重挤压海派木偶戏的市场空间。

3. 高质量剧作稀缺

海派木偶戏目前正面临着原创剧目数量不足的困境^[6131]。受海派木偶戏创造性特征影响下,不少剧团在剧目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过于依赖经典剧目,或热衷于引进国外知名木偶剧进行演出,导致原创动力显著不足。此外,许多儿童木偶剧过于强调说教,缺乏足够的情感表达和想象力。从《最后一头战象》《少年孔子》等剧作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上海木偶剧团致力于向大型舞台剧方向转型,试图为木偶剧开拓出更为广阔的舞台空间。但随着剧作规模的持续扩大、人偶配合难度的提升、排练周期的延长以及剧团投入成本的增加^[6132],高质量剧目的创作面临愈发严峻的挑战,进一步加剧了海派木偶戏高质量原创剧目的短缺问题

4. 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平衡难题

海派木偶戏在追求创新以适应现代观众审美需求的同时,如何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与艺术特色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当前对木偶戏剧目的宣传,过分强调“AI融合戏剧”“跨界合作”“数字化视觉再创”等关键词,忽视了精品内容的开发^[19]。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传统木偶戏技艺、表演形式和文化内涵的传承不够深入,且年轻一代艺人对传统精髓的理解与掌握存在不足,致使一些珍贵的传统技艺面临失传的风险。另一方面,部分剧团过于追求形式上的新颖,在未充分考量的情况下盲目引入现代元素,使得木偶戏原有的文化特色与艺术韵味逐渐丧失,这导致了传统与现代之间难以实现有机融合,严重影响了海派木偶戏的可持续发展。值得关注的是,行业内已出现探索平衡的尝试,第八届上海国际木偶艺术周通过“单展演,

双赛事”的创新规则,集中呈现“木偶+高科技”的融合趋势^[20]。此类实践为破解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张力提供了有益参照,也为构建具有海派特色的当代木偶戏话语体系开辟了新的可能。

(二) 发展方略

1. 强化人才培养体系

人才是海派木偶戏传承与发展的关键。目前,海派木偶戏面临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困境。因此,强化人才培养体系已迫在眉睫。从教育体系建设的角度来看,专业院校和艺术培训机构应积极行动,增设与海派木偶戏紧密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在课程设置上,要涵盖木偶操纵、表演技巧、制作工艺、剧本创作、舞台设计等关键领域,为海派木偶戏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从技术传承的角度来看,可以充分发挥老一辈艺术家的“传帮带”作用,让年轻一代有机会近距离学习精湛技艺和宝贵经验。在提升木偶艺人技能方面,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工作坊、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并利用互联网平台的线上和线下形式^[21],不断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此外,还可以通过提高木偶戏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待遇^[22],让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到海派木偶戏的事业,为其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拓展多元观众群体

当前,观众群体主要集中于特定年龄段和部分地域。为打破这一局面,需要针对不同年龄与文化背景的人群开展定向推广活动和兴趣点调查。针对青少年群体,可以与学校、教育机构合作,将海派木偶戏纳入校园文化活动和素质教育课程,通过举办木偶戏表演、工作坊、兴趣班等形式,培养青少年对木偶戏的兴趣和爱好,同时传播正向价值观。针对成年观众,特别是文化艺术爱好者,可以推出高品质、富有思想深度的木偶戏作品。紧扣现代社会热点话题和文化潮流进行剧本创作,并巧妙融合现代舞

台元素,吸引他们走进剧场观看演出。此外,还可以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拓宽受众圈层。通过制作一系列兼具趣味性与深度的短视频,如木偶制作过程揭秘、经典剧目片段赏析、木偶戏艺人的故事分享等,吸引用户关注和分享。同时开展线上直播演出,设置互动环节,如实时问答、观众投票等,让观众从被动观看转变为主动参与,为海派木偶戏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3. 构建产业融合新模式

在当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海派木偶戏需要以“创性”为发力点,整合多方资源,开拓发展新空间。其一,可以加强与文化旅游、社区文化建设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明确各方合作机制和利益分配方式,让非遗走近社区,走近人们的生活。以海派木偶戏传承人项春雷为例,他与社区携手打造出打浦桥特色非遗文化名片。其二,还可以充分利用上海丰富的旅游资源,在外滩、豫园、迪士尼乐园等著名旅游景点定期开展木偶戏演出活动,或合作开发特色旅游线路,将木偶戏表演融入其中,让游客在游玩上海、品尝当地美食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海派文化的深厚底蕴。其三,可以推动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度融合,打



图4 AI 口令生成未来版机械木偶

造完整产业链。文化创意企业可围绕海派木偶戏这一核心,开发各类衍生作品。以主题手机游戏为例,将木偶操纵技巧与游戏玩法相结合,玩家可以解锁不同风格和造型的木偶角色,既可以体验木偶戏的操作乐趣,又能在游戏过程中了解海派木偶戏的文化元素。其四,还可创作以海派木偶戏为主题的漫画、影视等文学艺术作品,展现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变迁及与上海城市文化的紧密联系。

4. 加速非遗数字化进程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的当下,科技的发展为海派木偶戏的“创性”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借助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可以创新木偶戏的表演形式和舞台呈现效果,让观众置身于木偶戏所构建的奇妙世界,更加真切地感受剧情的跌宕起伏与角色的魅力。另一方面,可以积极引入AI技术,对海派木偶角色进行图像翻新^[23]。通过输入多样化的参数和提示词,AI能够生成涵盖造型、服饰、表情等多个方面的木偶角色设计构思,极大地拓宽了设计师的选择范围。同时,利用AI算法可以深入分析观众的审美偏好和文化需求^[24],为木偶角色的设计和剧情创作提供精准的导向,使海派木偶戏更贴合当代观众口味。例如,通过输入恰当的关键词,可以生成未来版机械木偶(见图4)。除了木偶造型之外,AI语音合成技术也可巧妙应用于木偶戏的配音环节。根据不同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表达,生成更加生动、逼真的语音效果,进一步增强表演的感染力,让海派木偶戏能够在坚守传统韵味的基础上,实现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焕发出全新活力与魅力。

四、结语

海派木偶戏作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艺术结晶,不仅是上海浦江文脉的具象

化呈现,更是传统民间艺术在时代嬗变中的创造性转化范式。本文将研究对象置于动态的“传统-现代-未来”时间坐标轴与“本土-国际”空间坐标系中审视,提出海派木偶戏的双重特征体系,即“海性”与“创性”。“海性”特质,包含上海特色的地域文化及其与多种艺术形式的多元融合。“创性”涵盖木偶制作、表演形式、舞台设计和灯光效果等多个方面,体现非遗基因的跨媒介创新演化。

这种双性融合的美学特质,为当代设计实践提供了双重启示维度。在文化转译层面,可以建立系统性的人才培养机制,培育既懂传统技艺又具备数字化思维的复合型人才;在创新设计层面,可联动文旅产业构建融合新模式,使非遗基因链入智能时代的数据流。面对全球化语境中的非遗存续命题,还需要不断深挖本土文化资源,形成特色标识,借助新媒体传播链与国际文化交流,让传统技艺以更年轻、更具交互性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场域,最终以兼具东方神韵与智能基因的新形态走向世界舞台。

参考文献

- [1] 丁言昭. 中国木偶戏发展简述 [J]. 戏剧艺术, 1983(1):61-71.
- [2] 郭红军. 《申报》视野中的近代上海木偶戏演出 [J]. 戏剧文学, 2015(6):112-116.
- [3] 丁言昭. 上海木偶戏的形成和发展 [J]. 上海戏剧, 1985(5):44-45.
- [4] 殷无为. 海派木偶戏技艺传承研究 [J]. 上海艺术评论, 2021(2):82-84.
- [5] 魏爱棠. 木偶戏 [J]. 民族艺术, 2018(2):154-160.
- [6] 王晶. 新世纪上海市木偶戏现状与发展前景调查研究 [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9.
- [7] 郭红军. 民国时期上海新型木偶班社及其演剧 [J]. 戏剧文学, 2017(8):141-147.